

DUKU

读库

1702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DUKU



主编 张立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库. 1702 / 张立宪主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33-2533-2

I. ①读…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2995号

## 读库1702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57268861

官方网站: [www.duku.cn](http://www.duku.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70mm×1092mm 1/32

印张: 11

版次: 2017年3月第一版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533-2

定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读库联系调换。客服邮箱: [315@duku.cn](mailto:315@duku.cn)

## 目录

- 1 他们都去哪儿了 …………… 李秀桦  
我在现场，只不过是看到一些细枝末节，无法进入到事件发生的核心地带。整个过程无人记录。
- 90 迁徙 …………… 李秀桦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影像。
- 107 徽州丝绢案纷争 …………… 马伯庸  
显微镜下的大明政治生态。
- 181 创世纪 …………… 瘴弦 口述 / 王立 记录整理  
梭罗说“当掉你的裤子，保有你的思想”，我们做到了。
- 249 接吻和革命 …………… 萨苏  
日本电影史上被剪和被禁的片子。
- 308 星象学的预测准吗？ …………… 王巍  
全美国只有三五份报纸没有占星专栏。
- 330 骆绮兰拜师记 …………… 王鹤  
她对名望的渴求和毫不掩饰的入世激情，  
偏离了传统贤媛应该遵循的妇道。

# 他们都去哪儿了

李秀桦

我在现场，只不过是看到一些细枝末节，无法进入到事件发生的核心地带。整个过程无人记录。

2012年9月18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和湖北省委、省政府在湖北郟县（现十堰市郟阳区）柳陂镇卧龙岗移民安置点举行简短仪式，宣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移民搬迁任务圆满完成。至此，涉及湖北、河南两省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已全部结束。

南水北调是世界上最大的跨流域生态调水工程，旨在缓解中国北方多个省市的水资源短缺。为满足中线工程2014年的调水需要，长江支流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大坝已加高，未来丹江口水库水位将抬升，因而库区共需搬迁三十四万人，包括湖北十八万人、河南十六万人。这是继三峡工程之后，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库移民大迁徙。

2009年，我利用双休和公休的假期时间开始对这一工程进行记录拍摄，命名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影像”。

## 之一

2009年8月15日（晴 丹江口均县、丁家垭子）

我与《长江商报》记者权义赴丹江口南水北调移民试点区（均县镇、习家店镇），拍摄采访第一批移民。

通过京利介绍的易兵是丹江口市劳动局的一名干部，原来在市新闻部门工作，也是摄影师。因为关注移民题材，主动要求下基层做移民试点工作队队员。此前，我只在网上和他沟通过，今天他送妻子、儿子和另外一个朋友来襄樊（现更名为襄阳市）坐火车，于是中午请他们和前天赶到的权义吃饭。

饭后，我们坐易兵朋友的车经老河口赴丹江口市。一点半离开襄樊，赶到丹江口水利工程枢纽大坝码头时，离开船还有十分钟，一天一班船，错过了就只能等明天的，或者取道土关垭、六里坪走八十公里的山路。

码头趸船边从库区驶来的一艘渔船上，码头工人正在下货，用白色泡沫塑料保温箱包装的丹江大白鱼和他们自己所说的小鲢子鱼。鱼老板说小鱼每斤两块。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鱼腥味。一头黄牛惊魂甫定，在客轮甲板上等待新的旅程。

能坐四十四人的轮船客舱是封闭式的，到均县镇的票价是十六元。易兵说他们到工作队驻地一般坐这船。

天空湛蓝，空气炽热。丹江口水库的水，蓝得让人头晕目眩。在船上远远可以看到农夫山泉的取水口，农夫山泉是

一家国内著名的纯净水生产厂家，选择丹江口水库作为自己的水源。这种瓶装水在超市价格低廉，有时每瓶还不到一块五。远远的，在库区我也看到运送水泥的货船，还有一只收拾库区漂浮垃圾的工作船。

乘客大部分是库区附近地区的农民，经过一段航程后，他们在凉水河、习家店陆续下船。易兵说，库区农民主要依靠船舶当交通工具，否则翻山越岭距离很远，也花钱。

17:50，到达均县镇。再花二十元转面的到了家垭子，这个地方属于关门岩村九组。

晚上，我们住在丁家垭子的丹江口市移民试点工作队驻地，队员们来自市内的各个单位，他们租用了当地居民的一栋小楼。老板娘给队员们做好饭，晚上，刚好有镇、村工作队队员为20日第一批移民的搬家事宜开会，安排部署。

易兵安排我和权义住在一起，四人间。天气闷热难当，一台电扇一夜未关。

8月16日（晴 关门岩）

离开工作队驻地，开始去移民家庭访问。权义、易兵和我走到沿均县镇方向公路的一个拐弯上坡处，这是村民汪发学的家。老汪今年四十八岁，住的是三间土坯房，一间偏厦作了厨房。因为从2003年起库区就有了“停建令”，汪的房子已是危房，今年还在门前搭了一顶救灾帐篷，帐篷内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台电视。汪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上门女婿，老婆到屋后邻居家打麻将去了。“八月份第三批搬家，晚点

再回来收苞谷，要等冬天才能完全脱掉壳。”汪对我们说，“没什么东西搬，一个人三百五十块搬家费，用不完也给别人了。”汪发学全家有五口人，每个人补助一万零八百元。

我拍摄的第一个移民样本是陈光洋夫妇。陈光洋四十五岁，种柑橘，每年收四万到六万斤，还喂了两头猪，养鸡，种水稻、芝麻和花生。“下面（指枣阳市南城办事处的新家）的交通条件确实瞧得高兴，就是没有多少地，一个人才一亩半，全家能分六亩地。大儿子二十一岁了，没结婚，下去了也没地，操心。”陈光洋作为移民代表也去南城看了移民点，还注意到离将来的家不远的地方就是高速公路和火车站。政府部门那天还安排他在枣阳市住了一晚宾馆。

我拍摄的时候，有人过来收购猪和苞谷，他们抓住移民马上就要搬家的心理，故意压价，苞谷每斤才六角五分钱。陈连连说“太吃亏了”。但有些移民要走，家里年轻人外出务工，回来帮忙的少，只有贱价处理。

柳正和的家离公路只不过几十步。这是个精明的中年汉子，待人热情，让我们进屋喝水。因为马上就要搬家了，他把住外村的岳母接过来住几天。柳家门口晒着金灿灿的苞谷，“牛去年就卖了”。他们的家庭收入以柑橘为主，橘子一年一万多元，为别人代收橘子可以挣到三四千元，再加上其他杂粮，共收入两万元左右。“下去的话主要得打工挣钱，种田要用机械、要请工，都要掏腰包。”他对新家的生活充满信心。

对面山坡上的柑橘园冒出黑烟，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



声，这是有人在给先人上坟送钱。先人和祖坟将永远留在故乡。

陈大年的家在柳正和家后面，一排三间土坯房，两个偏厦作了厨房。门前有一栋邻居家的土坯房，在今年的一场大雨后已全部垮掉了。老两口正在门前场子上掰苞谷，老人家想把自己的寿器（棺材）带下去。易兵解释说，那边实行火葬，不准土葬，带下去也没用。老人家今年三月份和儿子分家，现在与老伴过。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各有一个小孩。大儿子在广州打工。我们说话时，陈的大儿子和儿媳妇、孙子回来了，孙子叫陈哲涵。老陈的儿子不愿意照相，他说“永远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这也是我在路边小杂货店听到的一些年轻人的想法。外出打工后，他们的眼界已经不同于自己的父辈，即使不移民，他们也不愿回家当一个地道的农民。

下午，气温升高，我和权义在移民家穿行。陈波夫妇吃罢午饭正下地收割苞谷。这块地地势很低，将来会被淹没。陈波用刀砍倒苞谷秆，老婆在后面把苞谷棒子掰下来归在一起。夫妇俩有两亩地，其中还种了少量烤烟。“苞谷卖不出价，平时要卖五百块的，现在二百块就得卖，没办法，要搬家，总不能带到枣阳。”

8月17日（阴 丁家埡子、习家店）

一大早，陈明江小两口就起来了，家门口场子上摆满家具、旧衣服，乱七八糟的。老婆这个月就到预产期，也挺着

肚子屋里屋外忙活。陈明江今天早上要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在堂屋，陈拿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在一叠火纸上拍打了一下，意思是这些火纸就成了纸钱。这是鄂西北山区的民俗。从屋后的一条小路上山，茅草和灌木的枝叶上还带有露水，不一会儿陈明江和我们的裤子就湿了半截。经过一大片柑橘园，来到一个小山坳处，陈明江的爷爷奶奶就合葬在这里。陈明江小心取出火纸，点燃，然后对祖坟磕头，放鞭炮：“以后只有清明节时才能回来给爷爷、奶奶和父亲上坟了。”

回家后，陈用摩托车载着将要生产的老婆去镇卫生院检查。（补记：20日，陈家又增添了新丁，这是村里最小的移民。）

冯明生在公路上拦班车，但没一辆中巴停下来，也许司机看到了他放在公路上的四个编织袋。编织袋子里面是苞谷，三百多斤，他要把这四袋苞谷送给武当山镇（在当地，村民们习惯将武当山叫老营）的姐姐家养鸡用。冯明生明年六十岁，一个人住，没有子女。枣阳的新房子有九十平方米。他今年也没有种苞谷，一是自己老了，二是要搬迁。

“我愿意搬家，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老冯说得很洒脱。

早上，三个人到均县镇吃早餐。镇上已有搬迁的氛围，街道上悬挂着过街横幅。“搬迁作为新起点，及早规划谋发展”，“自觉搬迁做贡献，我为调水献真情”，一片红。

肖开玉，今年六十五岁。他说：“1958年第一次丹江口水库蓄水，我搬到九里岗一队，水位是157米。第一次搬家

时才十三岁，政策宣传要搬到农村，当时住老均县城是吃商品粮的。1974年，家被水淹了，在姐姐家住了两年。1976年搬到现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关门岩六组。明年搬枣阳，移民点也去看了。”肖的老伴向祖英说不愿意搬，枣阳地少。对老均县城，老人家还有着不太明晰的记忆：城有城墙、城门，记得小时候在城墙上放过风筝。原来的东南西北方的城门，现在都在水里面了。当时，还进过净乐宫玩耍，宫里面有好的大的乌龟啊。肖的邻居陈兆有六十五岁，在旁边说小时候多次到城里玩，离汉江河水近，凉快。

在轮渡码头，我们上了一辆到习家店的中巴。

在轮渡上，我看到一个妇女身边带了一些洁具，还有水管之类的装修材料。一问是习家店封沟人，也是这次移民的搬迁户。这些东西是均县镇一个亲戚送给她的，新家在荆门市屈家岭，装修正好用得上。她叫赵本娥，丈夫十年前在打鱼时掉水库里淹死了，三个孩子分别在武当山和浙江打工。

经过正在修筑的习均公路，尘土飞扬，这是一条正在改线的公路，计划在汉江上架一座大桥，缩短六里坪到习家店的里程。

王伟是赵本娥的舅舅。午饭我们就在他家里吃。简单的饭菜，有汉水小鱼，干的，很好吃。“昨天我们弟兄刚刚吃了散伙饭，老妈八十多岁了，这些年一直跟我生活，这次被在十堰工作的哥哥接城里住了。小弟兄们都要搬到荆门屈家岭。”王伟是典型的水上汉子，快人快语。

王伟的家离库区不到一百米，我们顶着烈日到了水库边

上。他是网箱养鱼的专业户，有网箱五十多个，一大一小两条渔船，渔网堆了半个船舱。王说，打鱼能收入一万五千元，网箱养鱼两万多元。打鱼多的一天可以捕三四百斤，野鲮鱼两块到两块五一斤，好卖得很。还有橘子树四十亩，成品树每亩可以有六百块收入。说到移民补偿，“这次主要是水上的补偿不到位，渔网一张十张都只赔三百块。村里在荆门盖房子，每一个平方米达到五百一十块，比别的村四百五十块要多，这中间有人揩了油”。他希望蓄水后，自己还能继续到库区养鱼。

邻居詹方国的家水位线是170米。他也是一个网箱养鱼大户，能言善谈。渔船按吨位补助每吨六百块，渔网每张三百块，网箱每平方米八块，他家已兑现线下补偿十四万元。库汉是他家的养鱼水面。他向我们反映，有人申报五十七个红薯窑，套取国家补贴。这简直违反常识嘛。

访问中，习家店镇上的宣传委员龚运军开车来找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可能是对我们不放心，现在对移民问题较为敏感。问了我们采访内容，他还是比较客气地对我们说，现在移民工作试点，主要要保持移民稳定，希望能够配合。

天气晴朗，水面浩荡。龚运军不停地打电话，身为宣传委员的他十分忙碌。他还负责欢送会，仪式方案早做好了，标语、条幅、欢送会现场的小学生都安排停当，但镇上的方案一变再变，龚显得有点不满，他本人还在一个村里驻点，明天还有新华社和省市记者来采访。镇上的干部都投入到移

民搬迁这一项中心工作上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穿”。

封沟村四组在一个山谷里，一条小路又陡又窄，大家都下了小车步行。这里住了十户人家，都是第一批搬迁的移民。他们已在收拾东西，捆扎好农具、席子、棕垫等。因为路程远，路况不好，根据要求，他们必须在19日赶到镇上集合，20日开过欢送会后前往荆门的移民点。电视台记者要录像，又让村民把捆绑好的农具打开重新绑了一次。

村主任王伦国在家安排记者们食宿。王的住房是土坯房，三间，堂屋堆满了装好的粮食。

晚上，在王伦国家里吃了一顿难忘的晚餐，腊肉，还有大碗的啤酒。王伦国一直不停地接电话，主要是村民补偿和搬迁的事。

8月18日（晴 关门岩）

今天有市里来的记者进驻我们昨天去过的封沟村，镇上的干部忙得一塌糊涂。

均县镇。上午十点。一辆花车停在一家美容院前，这是村民老陈的儿子陈明杰的婚礼前奏。新娘陈艳和新郎同在广东德尼尔森鞋业公司工作，陈艳是安徽安庆人，身穿白色婚纱的她大方漂亮，脸上还泛着红晕。

《湖北日报》、《十堰日报》、《十堰晚报》、电视台的记者们也把这一家当成焦点。安徽新娘是在打工时和新郎官认识的。村民们让这对在外打工的新人敬酒，其中

有些人将是第一批移民。老陈说，现在办婚事，主要是为了在搬迁前让亲朋好友聚一聚，以后搬到枣阳，毕竟不如现在见面方便。

晚上的丁家垭子也非常热闹，村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工作队队员们协调解决。千头万绪，吵吵嚷嚷，很晚才安静下来。

8月19日（晴 均县）

各路记者云集均县镇，镇政府接待困难，记者们不得不两个人一张床位。

上午，易兵和工作队队员们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帮第一批搬迁户将家具电器等搬上公路，这些工作早在几天前都做好了预案，每个人都有各自负责的移民户。

太阳西下，满载家什的六辆大货车停在丁家垭子，明天移民们将从这里出发。

晚上，随湖北卫视拍摄老冯在邻居家的最后晚餐。他的女儿冯知情考取了十堰市重点中学郟阳一中，一家人非常高兴。

很晚才返回工作队驻地。驻地前已经铺上红色地毯，搭好舞台，装好音响。大红横幅上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批外迁移民欢送仪式”。

气温很高，楼上的一个房间没有电扇。院子中一直有充气球师傅劳作的声音，明天这里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8月20日（晴 丁家垭子）

一些人家早上的炊烟已经消失。他们昨天的晚饭，也都是在邻居家吃的。

高音喇叭开到最大分贝，宋祖英的《好日子》直上云霄。湖北省移民局、十堰和襄樊的政府官员、维持秩序的警察、新闻记者等各路人马云集丁家垭子。

看不出移民们有太多的离别悲伤。在中巴边上，我看到冯知情和她的同学抱在一起，抹眼泪。这个已经考上郟阳一中的优生随后坐在车上一言不发。这两天，她的父亲为她在襄樊上学的事操心，镇教育部门的干部也到家里解释，说十堰和襄樊市教育局会协商解决好。

十二辆依维柯客车、六辆大货车、若干小轿车由警车开路离开丁家垭子。这样的行动在丹江口市的习家店、河南省淅川同时进行。

我坐在一辆专门为新闻记者安排的客车上。车队过六里坪镇时，镇上有夹道欢送的群众和热烈的鞭炮声。

在十堰火车站，我看到《十堰晚报》，用了四个版面报道这次移民。

我继续沿汉水向西行进，已记不清多少次行走于襄渝铁路。透过列车的窗户，看到暴雨后的汉水成了一条黄河，可知上游刚刚降过雨。黄色的河流具有一种特别深沉的力量，巨大的流体缓缓地向前移动。

## 之二

2009年10月5日（晴 浙川老城镇）

国庆期间，陕南好友刘贵棠来访，就邀请他一起经邓州到浙川，去河南移民区看看，中巴到时已是中午。

在襄樊一上车，我们就遇到了移民。

一个年轻人名叫张建华，在襄樊红光路卖臭豆腐，身上还有一股怪味。他家在香花镇杜寨村，明年五月，全家将搬迁到邓州杨林镇，“杨林镇的地没有老家的好”。

浙川是南水北调移民大县，是不能不关注的一个地方。行前，我与钟祥作家全浙林联系，他是浙川人，1970年代的移民，著有《移民大柴湖》一书，目前正在筹备成立钟祥移民文化研究会。他为我提供了移民局退休干部岳文华的联系方式，让我去浙川后找他，他会动用关系为我们安排活动行程。我们到达后，与岳先生联系，因为是国庆长假，他在乡镇做客，只好作罢。在汽车站边上一个小餐馆吃完一碗河南烩面后，我们决定直接到乡镇碰碰运气。因为关于移民的话题很敏感，移民工作是当地政府工作中心，重中之重是维持稳定，让移民能“搬得走，留得住”。

浙川老城镇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源头丹江口水库北岸上游，是全县的移民大镇。根据镇政府提供的一份资料：全镇涉及丹江口库区一期移民二十五个村，移民总人数一点六八万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二十一个行政村，人数达一点四八万人。首批移民试点村为狮子岗村，安置区为



新乡市原阳县原武镇白塔安置点。

老城镇离县城不过二十公里，是当年老淅川县城淹没后，移民后靠的一个乡镇，如今临近库区的老城镇面临着又一次搬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后，淅川将新增淹没面积一百八十四平方公里，其中淹没耕地十三万一千亩（占整个库区新增淹没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二），动迁人口十五万六千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四十亿元以上。

给镇上值班的王主任说明来意，二十分钟后我们见到爽快的王主席。他是军人出身，在办公室向我们介绍了移民的一些情况，给我们安排住宿，但放假没有人陪我们。“移民工作头绪多，方方面面，针头线脑的，都不能出差错。移民们故土难离，这个镇大多迁新乡市”，“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和谐移民，省里要求我们移民工作‘四年任务，两年完成’，大家都投入到移民工作中了”。

老城镇的街道呈“丁”字形，淅川县来的公路在镇中心向左右分道，左面去大石桥和荆紫关。街道上不时有大货车驶过，尘土飞扬。往丹江河边走，是新建村，一些低矮的土木砖木房子在街道两边，有三家苞谷的收购点。一个收购人员正在检查粮食的成色，一个小小的房间作了临时仓库。

公路边上的房屋外墙涂刷着有关南水北调移民的宣传标语，白底蓝字：“和谐移民，重建家园”、“开辟新天地，建设新家园”、“舍小家，顾大家，振国家，建新家”、“把百姓当父母，视移民为亲人”、“服务南水北调，搞好移民安置”、“移民为国做贡献，我为移民解忧难”。